

走进神学中的理性

——论阿奎那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价值

翟志宏

内容提要 托马斯·阿奎那在对亚里士多德思想整合的基础上,对形而上学、认识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和哲学逻辑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形成了具有独特特征的哲学理论。阿奎那哲学虽然因其与神学的紧密联系而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然而,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由于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完全接纳和对自然理性的充分信任,而使他的哲学产生了特定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阿奎那思想体系中所涉及的众多问题,因其具有永恒的价值,而在当代的哲学讨论中发挥持久的作用。此外,阿奎那对中世纪以后基督教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关键词 阿奎那 哲学 意义

〔中图分类号〕B5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6-0024-05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作为13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其思想虽然从它产生之日起一直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对他的重新认识在不同时代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了现代,正如约翰·英格利斯在《阿奎那》一书中所说:“在整个20世纪,……人们不断将阿奎那的思想置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进行重新解读。这种工作持续揭开了阿奎那著作中那些崭新的和无法预料的方面。”^①

本文在概述阿奎那哲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就其哲学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作一简要的评述。

大量的有关阿奎那哲学、神学、方法论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但是如何认识阿奎那哲学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则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些学者坚持认为,虽然阿奎那的著作中有不少的哲学内容,但它们只是神学的一部分,缺乏独立的哲学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著名中世纪研究专家E·吉尔松把阿奎那更多地看作是一位神学家而不是哲学家^②。另一位中世纪学者A·Maurer也认为,在阿奎那的思想体系中,“一切都是神学的,即使哲学推理构成了如此大的部分。它所包含的哲学和其他世俗科学之水已转化成为神学之酒。”^③甚至还有不少学者对阿奎那的哲学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否定态度,例

虽然从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引起了众多西方学者的关注,产生了

① 约翰·英格利斯《阿奎那》,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② 参见B. Davies: *The Thought of Thomas Aquin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10.

③ 转引自B. Davies: *The Thought of Thomas Aquinas*, p11.

如罗素就认为“阿奎那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精神。”^①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除了阿奎那自身的因素和社会—历史原因之外,主要是与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有关。正如当代西方学者B·Davies所说,自17世纪以来在哲学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问题是知识的可能性问题——“我们能够认识事物吗?”或“是否存在着一个不同于我们思想观念的世界?”诸如此类的问题。这类问题一直是笛卡尔、洛克、休谟、贝克莱和康德思考的核心问题;然而,阿奎那虽然也有关于知识的看法,但他对这个问题没有更大的兴趣”^②。阿奎那对知识的获得有着坚定的信念,他不会对知识的可能性产生丝毫的怀疑。阿奎那的这种哲学立场是与近现代西方哲学认识问题的方式背道而驰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阿奎那哲学的独立意义也受到了不少学者们的肯定。我认为,就阿奎那哲学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价值来说,可以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复兴、基本哲学问题的探讨及哲学与神学的关系等方面来认识。

从历史上看,阿奎那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复兴和整合。在阿奎那整个思想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他对古希腊哲学,特别是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评注和推介。可以说,阿奎那的整个哲学思想,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础之上的。这不仅表现在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态度及对其众多观点的完全认同,而且也体现在他对哲学自身合法性的辩护。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人类在本性上都有认知的愿望”,这种愿望是“自然的”,它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本性之中。阿奎那不仅完全赞同这种看法,而且以此为根据,对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中世纪早期神学传统提出了批评。奥古斯丁认为哲学对事物本性的探索,对自然奥秘的揭示,是一种“邪恶的好奇心”^③。但是,在阿奎那看来,“人类认知的愿望不是徒劳空洞的好奇心。……它产生于人类的本性并指向人类的完善”。^④因而,阿奎那坚持认为“哲学研究就其自身来说是合理的和值得赞赏的。”^⑤

考虑到在阿奎那之前的中世纪思想传统——除了新柏拉图主义之外——对古希腊哲学所知甚少这一情况,那么阿奎那在13世纪对几乎每一部重要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注和介绍,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他的庞大的思想体系,就不能不说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古希腊哲学从而在中世纪后期的经院哲学中,获得了某种不可忽视的认识论意义。

当然,阿奎那的哲学工作并不只限于对亚里士多德的复兴。对当时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论述,也构成了阿奎那庞大思想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阿奎那在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大量评论和重新整合的同时,也写下了大量与哲学有关的论著,如《论存在与本质》《论自然原理》《论真理》《反异教大全》《斥希腊人的谬误》《自由辩证集》《神学大全》《论万物的精神体》《论独立实体》《论恶》《论灵魂》《德行总论》,等等。在这些论著中,阿奎那对哲学的不同领域,诸如形而上学、认识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哲学逻辑学、宗教哲学中的众多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和论述。如阿奎那不仅探讨了形而上学的性质及其研究对象,对事物的结构以及实体与偶性、形式与质料、现实与潜能、本质与存在等范畴间的关系及各自意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且在此基础上对认识论的问题也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由灵魂和肉体所构成的人类存在,不仅具有感性认识能力,而且具有理性认识能力;始终坚持认识对象——感性事物、灵魂、天使和上帝——的可知性。

除此之外,阿奎那还就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在伦理学上,阿奎那关注的重点是人们的道德行为而不

① 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62页。

② B. Davies: *The Thought of Thomas Aquinas*, P18.

③ 参见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quinas*, PP. 27 - 28.

④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quinas*, P28.

⑤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quinas*, P28.

是道德理论——正是在对人类道德行为分析和反思的基础上,阿奎那提出了有关美德的看法^①。在政治哲学上,阿奎那一方面试图把传统的政治学观点与新兴的社会—政治理论相结合,另一方面则建构了一个逻辑上严密的自然律学说。这一理论随后对西方的政治、法律和道德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②然而,作为一位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奎那思想最富有特色的地方是他的宗教哲学。他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蓝本,把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和表达方式引进到了基督教哲学中,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上用哲学理性重新表述了信仰问题,从而建立起了不同于奥古斯丁本体论类型的第二种宗教哲学类型——宇宙论类型。上述这些哲学思想,不仅对中世纪哲学,而且对近现代哲学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二

阿奎那哲学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它与神学的密切联系。阿奎那的许多重要著作,既是神学的,也是哲学的。在阿奎那的思想体系中,哲学与神学往往是交织在一起而密不可分的。这一方面使得他的神学获得了一种新的表述基础,在哲学理性的维度上实现“整个神学的解放性转换”,从而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奥古斯丁的新的传统;另一方面则赋予他的哲学以更宽广的领域,使其哲学从传统的问题中伸展到了神学的层面上,诸如“上帝的存在和特征,上帝作为创造者的活动和上帝的天命,不朽灵魂的存在和众多伦理学上的见识”,^③等等,都进入到了哲学理性的视野中。这种从哲学立场出发对神学问题的关注,在阿奎那的哲学中发展出了某种独特的哲学主题——自然神学。正如 Norman Kretzmann 所说,阿奎那所论述的自然神学“是他所知道的最充分完成的和最有前途的自然神学”。^④因而,通过神学问题阐发他的哲学思想,就成为阿奎那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理性基础上对自然神学的全面阐发,集中体现在阿奎那所提出的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上。

这五种证明依次为不动的推动者的证明、最终因的证明、自身必然性的证明、事物不同完善等级的证明和目的因证明。在这五种证明中,阿奎那运用了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从经验世界追溯超经验的最终原因。这体现了阿奎那对人类理性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信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理性的合法性建立起了可以接纳的根据,虽然这种接纳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

当然,阿奎那的自然神学,特别是他的五种证明方式,虽然其目的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但同时也表明了感性世界的有限性。也就是说,自然世界及其运动,在终极意义上并不是自足的。我们必须对存在本身发问,追寻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根源或世界的终极原因。这可说是众多西方哲学家所致力解决的基本问题。当然阿奎那的答案是上帝,但他在他的叙述框架内为建立在感性实在基础上的理性推论提供了一种意义,一种为早期神学家所不能容纳的论证价值。再者,不论每一论证的最终结论是否是上帝,阿奎那的证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促使人们去探究感性世界的超越源泉。这可说是阿奎那神学体系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价值之所在。

然而,阿奎那所提出的上帝存在的证明既不是尽善尽美的,也不是对终极问题的永恒解决。一方面,阿奎那对自然理性的信任是有条件的,而其理性证明方法也只有自然神学的范围内才有充分的意义。阿奎那从事物的运动和因果系列诸方面推出终极者(第一推动者或第一原因)存在的基本原则,是对理性推论有限性的设定。由于从这些自然现象上往前追溯,无论是运动系列或是因果系列,都会达致无穷。阿奎那认为这种理性推论上的无穷倒退是不可能的,或是

^① 参见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quinas, Edited by N. Kretzmann and E. Stum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96.

^② 参见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quinas, P217.

^③ Hans Kung: Great Christian Thinker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P110.

^④ Norman Kretzmann: The Metaphysics of Theism, Clarendon Press, 1997. P2.

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某一点上停止,从而得出“不动的推动者”或“第一原因”的结论——阿奎那相信这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赞同的。因为在他看来,无限推论的理性是一种坏的理性,既是矛盾的又是荒谬的。另一方面,在阿奎那证明的终点站立起来的上帝是一个预先的假定——一个来自于启示神学的基本信念。因而在阿奎那的证明中,上帝的存在只有着逻辑的必然性,而没有现实的可能性。“上帝存在”不可能是从自然理性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它只是为自然理性所证明或验证。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理性只有次一级的价值,它不是“发现”真理,而只是“证明”真理。充其量,自然理性(或五种证明)只能验证上帝是否存在,而不能说明上帝是什么。

三

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认同,对众多哲学问题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神学问题的进一步阐发,对理性和信仰关系的重新表述,都在西方哲学史和神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般来说,像安瑟伦和奥古斯丁这类基督教早期历史中的神学家,主要是从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中吸取思想资源。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首先是被一些穆斯林思想家引进和研究,然后才引起了西方思想家们的注意。但是在开始时,由于被许多正统神学家们看作是对基督教的威胁,亚里士多德哲学遭受到了强烈的抵制和反对。

然而阿奎那坚持了相反的立场。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及其逻辑方法对于理解和表达基督教神学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因此,他不仅积极地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评述、注解当时翻译为拉丁文的每一本亚里士多德著作,而且在他的神学著作中也大量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观点,特别是他的思考方式和逻辑方法。

正是由于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广泛运用和不断宣传,从而改变了这种哲学在刚刚传入欧洲时的消极地位,并对基督教哲学后来的发

万方数据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短期来看,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最终被接受,消除了13世纪基督教神学所面临的困难和被动局面。正如J·L·Gonzalez所说,阿奎那已经成功地把一个许多人认为是“一种威胁的哲学”转变成为神学手中的工具^①。当然这种转变是巨大的,它“可作为时代的象征,是从逻辑到形而上学的转变”^②。从长期的立场来看,由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为阿奎那大量地使用并被正统的基督教神学所认可,从而改变了建立在柏拉图基础上的早期基督教哲学传统,开创了一种新的基督教哲学体系。正如A·C·Pegis所说:“当我们从12世纪的圣伯尔拿(St·Bernard)来到13世纪的圣托马斯,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完全实在的世界,遇到的是一个完全自然状态的理性……13世纪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基督教理性寻求发现和追踪从人到上帝的方式”^③。保罗·蒂利希把阿奎那的这种阐述方式称之为不同于奥古斯丁“本体论方法”(第一种类型)的“宇宙论方法”(第二种类型)。蒂利希说:“为奥古斯丁及其学派所详尽阐述的本体论方法已经遇到了困难”,而阿奎那的批评及其宇宙论方法则“摧毁了本体论方法的基础以及和它一道直接的宗教确定性。他用宗教哲学的第二种类型取代了第一种类型。”^④可以说,从此以后,在基督教哲学中一直存在着表达思想的新的方式:通过人类的理性认识上帝。这是一种不同于像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神学家们所遵循的路线的另一种路线。

因而可以说,托马斯·阿奎那在基督教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他在神学中对哲学的成功运用,以及他对理性和信仰关系的详尽解释,不仅扩展了基督教思想的深度,而且也丰富了它的表达方式。Gonzales指出:“托

^① J·L·Gonzalez: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V.1,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8. P319.

^② A·C·Pegis: Introduction, 见 *Basic Writing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Vol.1,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③ A·C·Pegis: Introduction, 见 *Basic Writing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Vol.1,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④ 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马斯的著作对于神学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部分是由于他的思想的系统化结构,但最重要的是他把传统教义与当时新型哲学观点联系起来的方式。^①阿奎那的学说可说是在神学范围内用哲学理性处理信仰问题的一个影响深远的范例。

从 19 世纪后期起首先在西欧各国、然后又蔓延到世界各地的“新托马斯主义”或“新经院哲学”就是依据阿奎那的思想建立起来的。阿奎那的哲学被宣布为基督教哲学“最可靠”的基础,以此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新托马斯主义”成为罗马天主教最为正统的官方哲学。因而罗素甚至也不得不承认,阿奎那“不仅有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还具有当前的影响,正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一样,事实上,还超过后两人”。^②

虽然这种赞赏和肯定主要发生在天主教哲学内部,但是阿奎那哲学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固然,阿奎那在 13 世纪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评论和充分接纳,开创了一种新的基督教哲学传统。然而正是这种接纳和运用,为近现代思想家们理解古代哲学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帮助。中世纪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沟通古代哲学和近现代哲学的桥梁。阿奎那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从事哲学研究的。因而对阿奎那哲学意义的认识,应该在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考察。13 世纪不仅是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兴起的时期,也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译本被广泛传播的时期。大学为亚里士多德哲学提供了充分展示的舞台,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复兴则对一直深受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奥古斯丁、波埃修斯(Boechius)和伪狄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us)所引导的传统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一挑战,被英国历史学家 D·Knowles 称之为是一场 13 世纪的“哲学革命”^③。阿奎那则是这场革命或转变的领军人物和集大成者。因此,在哲学上,阿奎那有着特定的历史价值。

当然,阿奎那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成功运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认识

阿奎那哲学的价值,一直为不同的人们所尝试。这一点在 20 世纪表现得更为突出。A·Broadie 指出,在长期被否定之后,阿奎那的著作逐步被不同的哲学团体成员所研究;“他的观点也在当代哲学逻辑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心智哲学、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等领域的争论中发挥作用”。^④ B·Davies 也认为,阿奎那所探讨的众多问题,诸如上帝、真理、存在、人类及其命运,是永恒的,具有不朽的价值^⑤。作为“剑桥系列”丛书之一的《阿奎那》一书的编纂者们,就是按照这一精神介绍了阿奎那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他对古希腊哲学、伊斯兰哲学和犹太教哲学的借鉴与综合,他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哲学方法论,以及阿奎那哲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意义^⑥。也许,已故的中国阿奎那研究专家傅乐安先生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他说:“在西欧中世纪哲学史上,托马斯虽然不是唯一的最大哲学家,可是他的哲学思想不仅对基督教哲学界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对整个中世纪哲学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西欧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他的不少理论迄今为近现代哲学史家和哲学家所评述。”^⑦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 张 蓬

① J·L·Gonzalez: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V.1, PP.318-319.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 549 页。

③ 参见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quinas*, P20.

④ A·Broadie: “St Thomas Aquinas”, 见 *The Philosophers - Introducing Great Western Thinkers*, Edited by T. Honderi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9.

⑤ 参见 B·Davies: *The Thought of Thomas Aquinas*, P20.

⑥ 参见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quinas*.

⑦ 傅乐安《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 9 页。